

香港

卧龍生著

雙鳳旗

第一冊

皇文藝出版社

雙鳳旗

(香港) 卧龙生著

(全书 1 — 6 册)

第一册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卧龙生的最新力作，《双凤旗》写的是：
太平盛世，朗朗乾坤，兀地江湖风波又起！

镇远镖局所保的价值连城的一批“暗镖”，
在繁华的长安被神秘人劫去，数十位镖师无一活口；

丐帮帮主赖以续命救人的“千年何首乌”、
“天山雪莲子”，在高手如云的丐帮总舵被人
强行取去，连来者何人都无人知晓；

少林寺大雄宝殿正中的金佛，被人击毁，
佛中所藏的武功秘籍，连寺中高僧都不晓得，
但却被外人如探囊取物般盗走……

武林轰动了！震惊了！各门大帮的高手穿
梭江湖，穷究事由，但一个个被神秘高人所
伤！

丝丝缕缕的线索，牵扯上金凤帮了。

金凤帮是销声匿迹廿年之久的一大诡秘帮

派，帮中多是女子，武功奇高。廿年前，在江湖中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搏杀中，金凤帮独自诛杀了各大门派数十名高手，自身也“母子三代，门徒数百，一夜之间，成仁殆尽。”这场大搏杀虽然惨烈，却为武林消除了一个天大的灾难。

难道金凤帮是“野火不尽，春风又生”又崛起江湖了？但她们对现时的劫灾杀人之事讳莫如深，不置可否！

金凤帮的“双凤旗”终于亮相江湖了，双凤旗所现之处，一阵阵惊涛骇浪，一场场腥风血雨……

长安城南十八里的赵家堡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宅院，黑漆大门金字匾，横写着“众望所归”四个大字。

这是个太阳下山时分，西方天际，幻起了满天彩霞。

三匹快马荡起了滚滚烟尘，直驰赵家堡。

第一匹长程健马上，端坐着一个五十六、七岁的老者，胸前飘垂着花白的长髯，浓眉方面，虎背熊腰，背上斜背着一柄白玉为把赤金为边的古形长刀。

第二匹快马上是一位四旬左右的中年妇人，一身天蓝短衣劲装，外罩黑色大披风，青帕罩头，背插长剑，长眉凤目，端庄凝重，虽然是徐娘半老，但却风韵依旧。

第三匹快马上，是一位二十五、六岁精壮大汉，一身灰色劲服，紫膛脸，卧蚕眉，配着一对虎目，看上去英气勃勃。

这三人眉宇间都有着重重的忧愁，似乎是满怀着无以排解的痛苦，

快马驰入赵家堡，突然缓了下来，齐齐飘身下马，手牵缰绳，慢步向前行去。

将要行近高大宅院时，那老者突然回头低声对那紫脸大汉说道：“谭兄弟，那赵天霄威震西北，乃是有名望的人，咱们此来是求人相助，言语之间切不可冒犯了人家。”

那紫脸青年抱拳说道：“东主放心，属从悉依东主心意

从事。”

那老者长长叹息一声道：“也许我一世英名，将尽付流水，栽倒这趟暗镖之中。”

那中年妇人似要接言，口齿启动一下，却又硬生生忍了下去。

三人刚到达那高大的宅院前面停了下来，抬头望望那金字匾，正待上前叩门，那紧闭的两扇黑漆大门，突然的豁然大开。

一个青衣小帽的中年人，缓步走了出来，打量三人一眼，笑道：“三位找人么？”

那老者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红色封筒，递了过去说道：“有劳你哥子通报一声，就说成都镇远镖局总镖头携拙荆，登门求见。”

那青衣人接过封筒，笑道：“老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刀神芒王子方？”

王子方笑道：“正是老朽，那赵堡主可在堡中？”

青衣人连连说道：“在，在，敝堡主常提到你王老英雄的大名，小的这就给通报。”说完转身急奔而入。

片刻工夫，大门内快步行出来一个四十上下的壮年，黑髯飘胸，长眉朗目，遥遥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兄弟心慕王总镖头，今日有幸一会，不知什么风吹来了如此高宾，快些，请入厅中待茶。”

王子方抱拳还了一礼，说道：“赵堡主威望江湖，老朽久思登门拜会，都因琐务羁身，一直未克如愿，迟至今日，始来造访，还望赵堡主多多海涵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总镖头言重，兄弟何德何能，敢当王兄如此夸奖。”

两人携手而行，直入大厅。

宽敞的大厅中，布置得极为清雅，白绫幔壁，紫缎覆椅，大厅中央一张八仙桌上放置一座尺许高的古鼎，鼎中香烟袅袅，散发出满厅清香。

赵天霄肃客入座，笑道：“王兄怎不先派人送个信来，致使兄弟有失远迎。”

王子方苦笑一下道：“赵兄豪放英雄，兄弟也不敢相瞒，唉！赵兄请看我这身装束，登门造访，成何体统……”

赵天霄笑接道：“不要紧，王兄事业发达，寸阴如金，这繁忙，已在兄弟的料想之中，能得抽暇到兄弟赵家堡中一行，已是蓬荜生辉，足使兄弟感到荣耀万分了！”

王子方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说来惭愧得很，赵兄这般看重兄弟，倒叫我难以启齿了！”

大厅一角处，白幔启动，一个绿衣绿裙的美艳小婢，手捧茶盘，莲步姗姗的走过，奉上香茗，悄然而退。

赵天霄直待那美婢退去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王兄有何见教，只管请说，只要兄弟能力所及，无不全力以赴。”

王子方起身一揖，道：“赵兄如此慷慨仗义，使兄弟如沐春风，也多得一分生机！”

赵天霄眉头耸动，说道：“什么事，这等严重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唉！此事说来话长，小弟前年亦曾动了歇下‘镇远镖局’之心，但却为几位朋友全力劝止，劝我多歇几年，只怪小弟耳软，竟然听信劝告，才招致这场大祸事？”

赵天霄接道：“什么祸事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兄弟在长安城中，失去了一趟镖……”

赵天霄道：“这个兄弟倒无所闻，不知王兄的镖车，几时到了长安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如仅是一些镖银，兄弟也不敢来麻烦赵兄了。这些年来，承武林中朋友捧场，一直平安度过，不瞒赵兄说，这些时日，兄弟已然有了不少积聚，赔上个百十万两银子，还赔得起，只是这趟镖与众不同？”

赵天霄道：“这样说来，王兄失去的是暗镖了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不错，而且失的还不是普通的金银之物！”

赵天霄道：“那么是红货珠宝了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就算是红货珠宝，那也可以折价赔镖，或是购买赔偿，但兄弟这趟失镖，却是无从赔起！”

赵天霄听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那是什么宝物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接镖之时，兄弟未在成都，待兄弟到家，已届起镖之日，接镖时是拙荆和几位镖师经手，研商之后，才接下了这趟镖……”

他回顾了那徐娘半老的中年妇人一眼，接道：“当时，也怪兄弟大意，知晓了此事之后，也未加以追问。”

赵天霄突然离坐，抱拳对妇人一揖，道：“嫂夫人请恕兄弟多口，不知可否把当时情景，详细的说给小弟听听？”

王夫人黯然叹息一声道：“距今一月之前，外子南下未归，有位客人，突然找到镖局中，言明投保一批巨镖，由成东上开封，愿以十万两银子酬谢……”

赵天霄道：“那投保客人，是一位什么样的人？”

王夫人道：“三十有过，四十不足的中年文士装扮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嫂夫人可曾检看过他投保之物？”

王夫人道：“看过了，明珠十颗，颗颗如龙眼一般大小，寒玉尺一对，还有一个半尺见方的玉盒，那玉盒浑似天然生成，妾身几度试启，终是未能打开，据那位客人相告，玉盒中存放之物，是他家传家之宝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嫂夫人就该让他打开瞧瞧才是！”

王夫人道：“贱妾亦生此心，曾经面告客人要检看盒内之物，但他说那启盒之钥，现在开封府他一位姊姊身上，此次东行，就是要找她那位远嫁的姊姊，借用启盒之钥，来打开玉盒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此人现在何处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长安城连云客栈之中。”

赵天霄目光转到王夫人的身上，道：“嫂夫人检看过那玉盒之后，就答允接下这趟镖吗？”

王夫人道：“当时镖局几位镖师都作不了主意，贱妾只好出面承应下来，只是把起镖的日期，延展到外子回局之后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以暗镖护送的决定，可是王兄决定的吗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那投保之物，总共不过是一只小小皮箱，兄弟心想以这般一点微小之物，如果劳师动众，喝道开镖，反将招致江湖上朋友注意，因此决定以暗镖保往开封，兄弟虽决定以暗镖相送，但却丝毫不敢大意，派遣的两位镖师，都是敝局中一流高手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那两位镖师何在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都留在连云客栈之中！”

赵天霄道：“他们可曾已对王兄说明了失镖经过吗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两位镖师和投保客人，都已身受内伤，那客人终日昏迷不醒！”

赵天霄道：“两位镖师呢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一人受伤极重，已奄奄一息，连兄弟也认不出来了，另一位有如中了疯魔一般，终日喃喃自吟……”

他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兄弟原想从几人受伤的武功身

上，查出一点蛛丝马迹，那知却大失所望，竟是瞧不出对方用什么武功伤了三人？”

赵天霄道：“王兄如何得知暗镖出事，匆匆赶来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兄弟派出两位镖师之后，愈想愈觉不对，区区一箱之物，竟以十万银酬报，尤其对那可以开启的玉盒，心中更是疑惑重重，三日之后，决定携拙荆，一起东行，既可照顾那趟暗镖，回头时亦可顺道拜访几位朋友，不想来晚了一步，途中已得噩耗，敝局中两位随行的趟子手，幸未遭殃，还为我留下了个传讯之人。”

赵天霄低头沉吟，不停的在厅中走来走去，足足过有一盞茶工夫，才突然说道：“那两位趟子手，定然是一问三不知了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说来惭愧的很，……”

赵天霄道：“这不能够责怪他们，如是他们能够瞧到一些，恐怕早已不能活了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兄弟费时一日，找不出一点线索，才来请求赵兄仗义相助一臂之力，我们夫妇是终身感激不尽！”

赵天霄急急说道：“王兄言重了，以王兄威望而言，肯请兄弟相助，那是我赵某的光荣，何况那人在兄弟近居之地，下手盗镖，出手伤人，那是诚心拧我赵某的面子，只此一点，兄弟就不能不管了。”

王子方抱拳一揖，道：“江湖上传诵赵兄的义气，豪放，兄弟夫妇已然心仪，今日一见，当真是尤胜闻名。但得赵兄相助，寻回这趟失镖之后，兄弟当立时歇业，收了镇远镖局，此后余年，不再谈走镖的事。”

赵天霄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王兄不用心急，暂放愁怀，让兄弟略尽地主之谊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赵兄性情中人，兄弟如若推辞，那是大大的不敬了，说不得就叨扰一杯美酒。”

赵天霄举手一招，立时有一个青衣美婢跑了过来，欠身说道：“堡主有何吩咐？”

赵天霄道：“传我之命，派出四匹快马，去请二爷、三爷，和那丐帮中的金长老，白马堡的方少堡主，要他们兼程赶来。”

那青衣美婢应了一身，转身欲去，赵天霄又急急接了一句，道：“吩咐厨下摆酒。”

那美婢回头欠身，娇声说：“奴婢领命。”匆匆奔出客室。

王子方道：“害赵兄这般劳师动众，实叫兄弟难安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王兄不用客气，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贤夫妇但请放心，兄弟相信有得他们四位相助，不难查出真相，尤以那丐帮中的长老，耳目灵敏，眼线遍布，这长安方圆百里内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都别想瞒得过他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愚夫妇全凭赵兄了，这番相助之情，尤重过救命之恩。”说完话，和那中年妇人，双双欠身作礼。

赵天霄抱拳还了一礼，道：“王兄不用多礼，贤夫妇恐还未进酒饭，请先进一些食用之物，待兄弟约请几位帮手到来之后，再行设法寻镖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赵兄是豪放英雄，兄弟如再推辞，那就未免太过拘泥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四个青衣美婢，捧着酒菜而上。

赵天霄长揖肃客，让三人坐了客位，自己却坐在主位相陪。

那王子方一直怀念着失镖的事，但见那赵天霄谈笑风生，

殷殷欢酒，只好强作欢颜，举杯奉陪。

赵天霄似是有意要那王子方暂放愁怀，行酒之间，尽谈些江湖上轶事奇闻。

这两人都是成名甚久的武林高手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谈来当是风趣横生。

一席酒饭足足吃了一个时辰，尚未结束，王子方愁怀难开，言笑之间，仍无法掩去眉宇间那重重忧苦。

赵天霄看那王子方已有几分酒意，心中暗想：他一直惦念失镖事，酒入愁肠最易醉，看来是不能再劝他进酒了。

正待唤侍婢撤去酒席，突闻厅外家仆报道：“二爷、三爷、联袂驾到。”

赵天霄起身说道：“有请！”

余音未绝，两个劲装疾服，身披英雄氅的大汉，已并肩进了大厅。

王子方凝神望去，只见那左首大汉，年约三十四五，额下短须如戟，浓眉、阔口、面如锅底，生像十分威猛。

右面一人，面色赤红，两道长眉，斜飞入鬓，大耳环目，气度不凡。

两人一进大厅，齐齐对那赵天霄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大哥招唤我等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赵天霄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兄弟，快些过来，我要替你们引见一位慕名已久的朋友。”

两人抬头望了王子方等三人一下，举步行到赵天霄的身侧。

只听大厅之外，又传来禀报之声，道：“白马堡少堡主驾到。”

赵天霄顾不得替王子方等引见，大步迎了出去，那两个

大汉，也紧随在赵天霄身后，迎出了厅外。

但闻一阵爽朗的笑声，传了过来，赵天霄和一个头戴方巾，身着蓝衫的清秀、文雅少年，携手而入。

只听赵天霄说道：“有劳少堡主的大驾，实叫兄弟不安。”

那蓝衫少年笑道：“言重了，赵堡主的宠召，晚辈实觉得荣幸的很。”

赵天霄纵声大笑道：“少堡主太客气了，这晚辈之称，叫我如何敢当？”

那蓝衫少年道：“赵堡主和家父相交有年，在下自然是晚辈了！”

赵天霄笑道：“武林道中，向不受俗礼拘束，我和令尊是朋友，和你少堡主也是朋友，咱们各交各的就是！”

说话之间，已到了酒席筵前。

赵天霄伸手指向王子方，道：“这位远道佳宾，乃是咱们心慕已久，渴望一见的成都镇远镖局的总镖头金刀神芒……”

那蓝衣少年接道：“金刀神芒王子方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老朽浪得虚名，如何当得诸位这般夸奖。”

蓝衣少年一抱拳道：“兄弟白马堡田文秀，久闻王总镖头大名，今日有幸得晤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劳动大驾，老朽先领盛情了。”

田文秀微微一皱眉头，朗声笑道：“承蒙王总镖头看得起，兄弟不胜荣幸之至。”

那面如锅底的黑脸大汉拱手说道：“兄弟章宝元，幸会王总镖头。”

王子方急急抱拳一礼，道：“久仰章兄大名。”

那脸色赤红的大汉欠身说道：“兄弟石一山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石兄名满西北，老朽是敬慕已久。”

赵天霄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彼此都是武林朋友，大家不用多礼，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王兄在咱们长安地面上，失了一趟暗镖，承他看得起咱们兄弟，不肯独自寻镖，夫人并骑……”目光投到那紫脸少年身上，接道：“兄弟失礼，还未请教这位兄台姓名。”

紫脸少年道：“在下谭家奇，承蒙王总镖头收容，在镇远镖局中混口饭吃。”

赵天霄目光是何等锐利，一瞧那谭家奇神态，已看出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，心中暗想：“此人深藏不露，肯委身在镇远镖局中，当一位镖头，只怕是别有隐情，不可冷落了他。”连忙抱拳，笑道：“兄弟疏忽，谭兄原宥。”

谭家奇道：“无名小卒，怎当得起赵堡主如此大礼。”一揖到地，退到了王子方的身后。

这赵天霄能够在西北道上立下万儿，受江湖同道爱戴，一身超凡拔俗的武功，固是原因，但他那礼贤下士，为人义气，亦占了主要成份，只见他缓缓移动目光，由群豪脸上扫过，接道：“王兄带了这位谭兄，找上了赵家堡，说明了失镖的经过，此事既然发生在咱长安地面上，自是不能不加以过问，因此特遣快马请来诸位，共同商量个可行之策。”

章宝元道：“看看田少堡主有何高见，至于我和三弟，自然悉从大哥之意，要小弟往东，小弟们决不往西就是。”

此人声音宏亮，说来铿锵有声，豪情义风，尽露于言词之间。

田文秀目光一掠王子方和赵天霄，道：“王总镖头夫妇

大驾亲临，这个忙是非帮不可，何况还有赵堡主宠邀……”

王子方一个罗圈揖，道：“王子方三生有幸，交得几位这等热血朋友。”

田文秀淡淡一笑，沉声续道：“但那人既然敢在长安地面上，任意劫镖，自然是早已有过了周密的计划，如若他是已携镖远遁，这追回失镖之事，只怕要大费周折了！”

章宝元道：“人人称赞田少堡主是足智多谋，思虑周详，乃我西北武林道上一位后起之秀，聆闻高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”

田文秀道：“夸奖了。”目光转注赵天霄的脸上，接着道：“也许那劫镖之人，还在长安城中，不论那人是否已去，眼下不宜打草惊蛇。”

赵天霄点点头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如是咱们一发不中，不但授人笑柄，且将给人以莽撞之讥。”目光环顾了群豪一眼。接着道：“诸位请坐，咱们从长计议一番，务求一击中的。”

只听厅外高声报道：“金长老不在舵中，丐帮中已派遣弟子，寻他去了！”

赵天霄一挥手，道：“知道了！”

章宝元道：“老叫化可恶至极，白吃白喝，他一定能及时赶到，有事找他时，准是不在。”

田文秀目光环顾大厅四周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赵天霄是何等老练的人物，一看田文秀的神情立时知他心意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世兄放心，厅内侍婢，厅外守卫，都是我赵家堡中多年忠仆，世兄有何高见，尽管畅述就是。”

田文秀低音说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两日之前，丐帮三老

之间。

田文秀目光一掠王子方和赵天霄，道：“王总镖头夫妇

风声都未听过？”

田文秀道：“镇远镖局，暗镖到长安的事，事先咱们又何尝得知。”

王子方急急说道：“兄弟理该先行遣人奉告才是，但几位都是大大的忙人，琐事不敢惊扰，不周之处，还望诸位海涵。”

田文秀道：“王兄不要误会，兄弟之意是说，长安城内，近日来暗流激荡，似是正在进行一件极大的隐密之事，目下还难断言，此事是否和贵局中失去的暗镖有关？”

赵天霄道：“如果田世兄听到的消息不错，这倒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，那丐帮三老，在丐帮中身份奇高，自帮主以下，人人对他们崇敬无比，三老在五年前已经退隐，不再过问帮中事情，除非受到丐帮帮主请托，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长安城中。”

田文秀道：“正因如此，在下才主张谨慎从事……”目光转注到王子方身上，接道：“总镖头！”

王子方道：“少堡主有何见教？”

田文秀道：“我等想问一下事情发生经过，如是言词间有失礼数，还望总镖头多多担待！”

王子方道：“少堡主尽管请问，兄弟是知无不言。”

田文秀道：“总镖头派遣那押镖之人，靠得住吗？”

王子方忙道：“兄弟派遣两位镖头，都是追随我多年的故交，绝对不会出卖兄弟！”

田文秀道：“两位护送暗镖的镖头，可曾受伤吗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一位晕迷不醒，一位形同白痴，兄弟查看了甚久，仍是看不出何物所伤。”

田文秀剑眉微微一耸，瞧了赵天霄一眼，问道：“王总镖

头可曾问过他们失镖的经过吗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那昏迷不醒之人，已是气息奄奄，随时都可能死去，别说问他话了；那形同白痴的一位镖头，目下虽无性命之忧，但以后变化如何？却是难以预料。”

田文秀道：“难道他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吗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唉！他神智迷乱，唔唔呀呀，谁也难以分辨他说的是什么。”

田文秀肃然说道：“总镖头请仔细的想上一想，可否能记忆他一句清楚的话？”

王子方凝目沉思，久久不言。

那一直未插一言的谭家奇突然说道：“在下记忆所及，似乎是在呼叫什么？”

田文秀精神一振，道：“谭兄慢慢的想想看，他呼叫的什么？”

谭家奇道：“好像是人名，也许是地名，隐隐约约，模糊难辨。”

田文秀道：“你仔细想想他那呼叫的声音，纵然是谐音也好。”

谭家奇沉吟了一阵道：“水……莹莹……谁赢赢……”

章宝元道：“是啦！他们失镖之前，定然有一场豪赌，神智迷乱之后，仍然忘不了输赢的事情，才一直念念难忘谁输谁赢的事。”

赵天霄回顾了章宝元一眼，道：“二弟不要惊扰了田少堡主的沉思！”

只见田文秀喃喃自语，道：“水水，谁谁……水莹，盈盈……”突然离座而起，道：“可是那水盈盈吗？”

谭家奇道：“好像如此？”